

戰時小叢刊之七

東線血戰記

曹聚仁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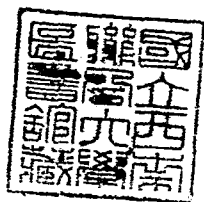
複本

53

戰時小叢刊之七

中日軍事史料叢刊

東線血戰記



戰時出版社出版

目次

八字橋·····	曹聚仁	一
裝甲砲車的三個技工·····	曹聚仁	二
偉大的戰士·····	冰瑩	四
血戰三日記·····	冰瑩	七
兩位抗敵的英雄·····	阿英	一三
浴血戰·····	何家槐	一五
抱屍而進·····	包天笑	一九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	二〇
蔡丙炎將軍血戰羅店殉國記·····	薛祥光	二七
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陳之亮	三〇

憶潘濂烈士·····	姜奎章	三二
北四川路巷戰目擊記·····	茄喉	三四
吳淞十日血戰·····	佚名	三六
段營長·····	倉聖	三九
保衛獅子林·····	佚名	四一
羅店之役·····	狄斯	四五
蘊藻浜殲敵記·····	流水	五四
記蘊藻浜兩連長·····	佚名	五五
陳家行血戰十日記·····	誠君	五七

八字橋

曹聚仁

在吳淞鎮擔負守衛的王團長，他對他的部下說：「我現在只有一句話：我退了，你們打死我，你們退了，我打死你們。」結果長官也沒有退，士兵也沒有退，大家都殉他們的責任，犧牲在那邊。這次抗戰從政府到民衆，從將領到士兵，只有一個目標，爲抗戰而生，爲抗戰而死。我們在前線隨處可以讀到壯烈的傳奇，我們應該致敬比關岳更偉大的忠義之神！

八字橋這三個字是用鮮血寫成的，牠永遠刻在我們的記憶上。橋的南邊有一處日本坟山，看那麼几行矮樹，几座石墳，太平淡無奇了。可是敵人的心計真利害，那便是他們的現代化陣地。我們的士兵，一回，二回，三回爬近那兒去，靜悄悄地一無人跡，爬到坟山的中段，敵人的機關槍響起來了，小鋼砲也轟過來了，我們的士兵就犧牲在那邊了。我們用大砲轟，用手彈去炸，彷彿整個坟山都是生鐵鑄成的一樣，只能毀壞其一部分，不能及其全體。可是就在這個堅固的敵陣中，我們的勇士却寫了一段壯烈的傳奇。

八月十四的晚上，我軍口口師口旅口團某營的第八連，全連準備了武器衝到日本坟山那邊去，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下，我們不能再往前進，只得向後退却。這時，一個士兵，他受了重傷倒在石碑的邊上，他暈過去了。許久許久，他醒覺過來，覺得兩隻腿比千斤擔還沉重，刺心的痛使他不能轉移一步。四

圍沒有一個人，遠遠的雙方槍聲，使他覺知所處是敵人的後方，他想一定很糟了，他猛然一振雙手爬行，爬到圓角的一處墳山邊，把身子隱在樅樹的後面，把槍架在石碑上。他決定在死去以前，還要殺幾個敵人。敵人可沒有發覺他，飢餓與乾渴却使他眼前生花，頭重帶暈，有點不能支持了。他時常昏昏睡去，又時常醒覺過來，他沒見一個敵人，也沒見自己的伴侶，他像飄泊在荒島的水手一樣，攔在那兒。整整三日三夜的飢渴，使他把一切希望都割斷，他僅僅有一希望，他想在死去以前再打死幾個敵人。

八月十七的早晨微明時分，敵又來向我陣地佯攻了，前進的號聲驚醒了他，早晨的微露使他在酷渴中復蘇；他看見敵人在那兒爬動，他鼓勇發槍，一下子就打死了一個敵兵；再一下子又打死了一個敵兵。他笑了，他滿意了；這時，我軍第二連的士兵衝鋒前進，到墳山去搜索殘餘的敵人，發見了他，連人帶槍都救回來，他勝利了。

他是第八連一等兵，名周漢陳，他是我們的勇士！

（大晚報）

裝甲砲車的三個技工

曹聚仁

「發見美洲新大陸的不是哥倫布，不僅是哥倫布，但是大家都把和哥倫布一同西航的水手們忘記掉了。」

這節話是孫師長把一些士兵作戰的光榮事蹟告訴我時所說的，我體味得這個從英雄主義所

包含的深意。戰場上最偉大的是在戰壕邊擊鎗的兵士，他們爲國家而流血，當然我們也忘不了那些運籌幟幄的將領。

當××師從××出發的時候，因爲作戰上的必要，裝甲砲車必須有熟練的技工駕駛。但是砲車上的技工，和前線士兵一樣的危險，敵人若摸準了砲車的位置，那就飛機上的炸彈大砲的彈子都很快地過來了，也許被炸得什麼都不見。孫師長把那砲車上的技工召集攏來，作一番簡短的談話。那三個技工，開車的名劉大保，生火的名苗思兆，蔣細大。

孫師長的語調本來很響亮的，這一天却有一點低澀，也可說有點帶顫。他伸手給那三個技工，很親熱地，他對他們緩緩地一句一句說道：

「同志！國家這兩個字，你們總該懂得。國家好像我們的身體一樣不可分的，沒有一個細胞可以和身體的痛癢不發生關係。敵人的刀刺到我們的身體上來了，我們爲了整個身體整個生命的存在，必須要抵抗。我們爲我們自己，爲我們自己的兒女，必須要打掉敵人的魔刀！同志，你們要爲國家出力，你們就是前線作戰的士兵，你們要自己當作作戰的士兵看待，你們要有爲國家犧牲的勇氣，我和士兵是一體的，你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們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同志，伸過你們的手來，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

這時候，孫師長的熱情的淚下來了，三個技工的熱情的淚也下來了。那三個技工以深碧的眼波，

沉着的口吻回答道：

「師長，我們懂得師長的意思，我們願意爲國犧牲！」

全室靜寂無聲，三個技工昂然立在那兒，他們的影子是那麼偉大！

（大晚報）

偉大的戰士

冰瑩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曾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圍追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為迫擊砲連，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拉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為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為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一雙腳，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

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救亡日報）

血戰三日記

冰瑩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綫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進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偏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乘機對副師長說：

「××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線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線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僥倖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砲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寧，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在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歷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明，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是

用大砲代替了鞭炮，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炮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郴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砲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砲又來光顧了，空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

「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炮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著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著走他的路，因為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砲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砲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

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陸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伏伙，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伙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饱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伙的人。

暫時沈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一問題來問我：

「×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救亡日報）

兩位抗敵的英雄

阿英

在全面對日抗戰聲中，在報紙上，是每天都可以看到許多民族英雄悲壯的事跡，足以無限的光耀着我們的史冊，就中最壯烈的，要算飛將軍張少尉的事。他在十七的這一天，駕着飛機和敵人作戰，不幸機尾被敵人射中，馬上着了火，他和我們的其他空中英雄一樣，想把機子保全，很快的向回開，不幸得很，當他快飛到的時候，機身已經是全都發熱，而且熱得很厲害，尾部的火，也燒得更烈，這使他不得不放棄機子，想救出自己，他立刻放開飛行傘，跳出了機身，向下降落，那知風勢不順，他落下的地點，竟在楊樹浦敵人的陣地。於是敵人蜂湧了來，想捉住他。我們的英雄是決不肯做俘虜的。他馬上拔出自衛的槍，單身的和敵人鬥，一氣的打死了九個人，結果，他自己也被敵人的槍射中身死，這是多麼悲壯而令人感動的事。

就由於這一民族光榮的史實，使我想到四十年前，和日本打仗時犧牲的我們的民族英雄簡大獅。事情是發生在台灣被清朝割把了日本，劉永福的抗戰已經失敗了以後。大獅是台灣人，在台灣受了日本人許多的迫害，他的妻女遭受了日本兵的奸淫，他的妹妹，他的嫂嫂，他的母親，也都因為受了日本人的迫害而身死，一家十餘口，結果是只剩下姪幾個人，他本來就不願做日本的順民，再加目擊好多被殘害的事實，他憤極了。於是他號召了一萬多人，來和日本人對抗。前後打了一百多次仗，支持

了幾年，最後沒有辦法，纔逃到了漳州，想不到清朝的官吏，一意媚外，竟把他捉住，要送把日本人，大獅雖然憤恨，但又沒有辦法，他只得向那些漢奸們要求：

「……仇者皆係日人，並未毒及清人，故日人雖目我爲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爲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逃避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猶能聚衆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庭，漳州道府既爲清朝官員，理應保衛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無補，惟望開恩，將予杖斃。生爲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但結果如何呢？萬惡不赦的漢奸，是一點天良也沒有的，廈口廳到底把他送給了日本人，使他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下。大獅真是死不瞑目。這件事，當時引起了全國的憤怒，輿論方面，無一不加痛詆，罵這一班官吏的無恥。然而這事件是過去四十年了。

四十年鬱積的憤怒，現在是如火山的爆發，而到了清算的時候了，整個的中華民族是憤怒，是用自己的血，來洗滌自己的恥辱了。張少尉的死，是爲全民族的解放而犧牲。同時，每一個中國人，又有誰不和張少尉一樣，具有戰死的決心，以爭取民族的生存，爲全世界的自由與正義奮鬥呢？大獅在四十年前的失敗是光榮的。張少尉的死，一樣是我們民族的火花。我們民族的復興，必然是建築在這樣勇敢，堅定與犧牲的精神上。大獅死而有知，現在看到這激烈的戰火，我想他定然是感到無限的安慰。安眠吧。我們的先烈們！我們是在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我們定然以全民族的生命，大無畏的爭取我們

民族的解放與生存！

（救亡日報）

浴血戰

何家槐

彷彿上了一層油膩的臉上，精神煥發地閃着亮光。鑲着一顆金牙的嘴巴，老是石榴似地咧開着；那一嘴潔白，尤其顯出膚色的憔悴。他的頭上緊緊地纏着一塊白布，一雙受着重傷的腳上，却蓋着一層薄薄的被單。

「請坐，請坐。」一見我走近他的身邊，他就掙扎着支撐起來微笑着老是點頭。床鋪格吱格吱地震響着，似乎是在代替這位彌強的老戰士發出呻吟的聲音。

「辛苦了，辛苦了你們了。」他不斷地這樣說着，一邊連忙遞烟和倒茶。

「辛苦的是你們弟兄，」我帶着幾分羞赧的說，「你們才值得人們的尊敬！」

爲了談話的方便，我就坐在他的身邊，他因爲想把腳挪開一點，不留神，竟觸着鐵床的邊沿，痛得他不自覺地縮了一下身體。

「很痛吧？」我很想撫摸一下他那雙受傷的腳，可是他連忙阻止了我：「不要揭開被頭，有股臭氣難聞哩！」接着他又笑着說：「在醫院里總算舒服，有吃有住有喝有睡，在砲火中却什麼都談不到，睡三四個鐘頭已經算是最大的運氣了。敵人別的不行，砲火却着實厲害！他們最怕我們夜襲……」

原是燦黃的油臉，興奮得漸漸地紫紅起來。金牙閃耀着，他意味深長地凝視着從窗口射進來的日光，以及來來往往的，在走廊上和病房中忙碌着的男女看護，他的鼻子翕張着，他的胸脯起伏着，彷彿是在盡情地呼吸着充滿着病房的藥氣。他陷入了沉思。

「我是報館的記者，」忽然我想起介紹自己，「可是我並不是來採訪消息，却只想知道一點諸位同志的生活和勇敢犧牲的故事，因為這不但是很有價值的紀念，而且很可以鼓勵後方的民衆。」我遞給他一張卡片和一份當天出的報紙，他很高興的說：「我也很喜歡文學，可惜沒有人指導，我寫不來文章。」

「不要客氣，」看到他那一臉誠懇的笑容，我不覺叫着說：「你們生活經驗很豐富，寫出來一定更能動人。」

這時一位女看護走近他的身邊，抬起他的頭，要替他量溫度，但他很溫柔的止住了她，笑着說：「慢點，讓我和這位先生講完話再量，請你等一會兒再來吧，」一邊他就回頭對我說：「其實量什麼溫度？我覺得已經好了很多，一點點痛不妨礙，過幾天就可再上火線了。」

「但願如此。」我輕輕地回答了一聲。

「我很高興，在砲火中沉默已久，但在這兒我倒很希望能夠多說幾句話……」他停頓了一會後用眼光探索着我。

「我很願意聽。不知道同志是那一年進軍隊的？」

「好吧，讓我告訴你我的出身。我是四川重慶人，進過兩年師範學校，二十二年考進中央軍校，洛陽分校的軍官訓練班……」

沒有說完話，他又翻起身從枕頭底下的袋子裏掏出了一個軍官分校的學生證，給我看了他那學生時代的英俊的姿態。

「我們那邊很偏僻，如果從上海回家，那一定得打香港，安南和雲南這些地方繞一個大圈子。那邊文化真是低極了，可是我也受過一點新思潮，我愛好文藝，可惜我看書很少，很淺薄，軍隊生活又枯燥呆板，我不會寫文章。」

他的眉目間都顯露著坦白誠懇的表情，他的雙手按着胸部，彷彿從那里馬上要橫溢出蘊藏已久的熱情。他告訴我知識不夠的痛苦，他希望文化的種子能夠馬上傳佈到軍隊中去——尤其是駐紮在鄉下的軍隊中去。

「一般人都說軍人有力量，這固然不錯，可是軍人有知識，那才是真正的力量！」我告訴了一點關於下層文化運動的情形，使他十分的感動。

「這些我連聽也沒有聽到過，可是，」他忽然又轉了話頭，看了一看周圍笑着說：「這些話是過於枯燥，你們懂得比我多，我不如說一點我受傷的經過。我是在進攻愛國女學的時候受傷的，傷在我的

右腳上，敵人的開花彈……」

「那末一定很痛吧？」

「還好——」他一面說，一面輕聲地笑着，可是在他的笑聲和笑容中，我都可以感到他那咬牙切齒的，抵抗痛苦的掙扎。

「在醫院里挨痛，算得了什麼？你說要聽我們的英勇故事，其實這在我們也是家常便飯，不犧牲怎麼得到自由？記得我們從粵東中學渡一條小河到愛國女學的時候，在半途竟被敵人所發現，於是馬上在大炮和機關槍的掃射中犧牲了我們的一排弟兄，我指揮着弟兄前進，打先鋒上了岸，」他說到這兒頓了一下，看了一下登在我們報紙上的一首「慰勞歌」，帶點兒俏皮的口吻說：「因此才『受了極名譽的傷！』」

這時看護又來了，還來了醫生。他們是來替他敷藥的。當他一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就硬要我別過頭去：

「看不得，看不得，你會嚇壞的。」

我聽了他的話，裝着去和旁的士兵談話的樣子，把背向着他。但我却還偷偷的看到他的兩手緊握着鐵床的背，閉着眼，咬着牙齒，兩個看護扶着他的頭腳。紅色的藥水一滴進他那深入骨髓的、血紅的傷處，他就痛苦得顫抖一下。汗水滲遍了他的臉孔，那層油膩彷彿發光得更厲害了。

我忍耐不住地朝轉臉來問他：「我看得很痛苦呢。」

「不，還好。」

「我看到的，你真是頗強，如果是別人，怕早已忍受不住了。」他笑着點了點頭，態度顯得異常的沉着，鎮定。

我一直坐到天黑，雖是初次見面，却已如多年的故交，如果不是看護婦一再提醒，說他需要休息和飲食，我也許還不會走。在臨走的時候，我才記起我還沒有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不願問他，却看了看掛在病床旁邊的牌號……呵！我將永遠記到這個神聖的，英勇的，可敬可愛的名字！（大晚報）

抱屍而進

包天笑

當我軍猛攻敵軍重要根據地某機關時，浴血奮鬥，壯烈實為空前所未有。某機關銅牆鐵壁，他們的建築堅固，數年前就經營的了。小鋼砲，機關鎗，密密的排列，雖然我軍奮不顧身，冒死衝鋒，終不能前進，然而我軍誓必佔領這個地方。

那一天，我軍又猛力的進攻了。衝鋒向前的當兒，我們忠勇之士，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無如敵軍的機關鎗，密如雨霰，我們怎能以血肉之軀，與之相抗？但是我們不怕犧牲，冒着鎗林彈雨，奪取他們的機關鎗。這就叫做「肉搏」。可是第一排的軍士，剛衝上前去，被敵方的機關鎗，都打倒了。

前仆則後繼，第一排打倒了，第二排再奮勇的上去，其時某連長正在指揮作戰，他想第一排打倒了，第二排上去，也是徒然犧牲。但是形勢是不能退的。

「向前衝！」他大聲喊道：「各人抱一個死屍滾地而進！」

原來第二排衝鋒的人數，與第一排相等，於是就地抱一個死友的屍身，從地面上滾向敵軍陣地去。敵人望過去，忽然見衝鋒者一個人變了兩個人，方錯愕間，而手榴彈已打到開機關槍的鎗手身上，鎗手仆地，而我們衝鋒的勇士，奪得機關鎗，掉轉身來，便打敵人。我軍立刻就佔領這個重要的機關。因為抱了一個屍身彷彿以屍爲盾，而上身就不至於受傷。滾進的時候，身體矯健，使敵鎗標的不準。然而可謂勇矣。

這是與此衝鋒之役的一個傷兵說的。傷兵傷在腳上，他說：

「要是不抱了死友的屍身前進，也與死友一同犧牲了。抱死友以殺活敵，留得此身，再以報國。」

（立報）

大戰東林寺

● 蘭娃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揹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榴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寺去担任備職務。

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晚。天上沒有月亮，四野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美麗。好像水滸傳上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這裏的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鋪在地，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光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關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很快地，連長下着命令：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嘩嘩嘩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真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的東洋兵。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胆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拼命地抵抗，但來勢太凶，逼得遍野只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橫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着急了，然而有啥辦法呢？他只得不惜子彈，密密

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的放槍，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胡班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胡排長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是他的心一橫，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的上好刺刀。「噫！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一看，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板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啊！原來是援兵到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連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

「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旁邊挖了一個大壕，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壕前向他們致最誠意的敬禮。有的在爲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呵，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個大仇，我們是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的新朋友。他痛心，愛惜地再查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東洋兵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皇軍」也是不行的啊。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佔不到我就轟滅它！」砲聲像

打大雷一樣，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了過來。

我們的輕機關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響了，東洋兵却凶猛的衝到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榴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榴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榴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動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就逃，遠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每天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一把掩埋夥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於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却正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開花砲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脚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了過來。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東洋兵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的往廟內衝來。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槍，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一鐵鉞，那一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鉞。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嘿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這

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大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皇軍」的敢死隊身上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咒，上畫一尊神像——上面寫着：「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砲，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身上也沒有帶着神，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着他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大公報）

蔡內炎將軍血戰羅店殉國記

薛祚光

自八一三英勇的淞滬抗戰開始以後，在戰略上佔着很重要位置的羅店，這個名兒幾乎是舉世都知無人不曉了。在這兒犧牲了無數的愛國志士與民族英雄，他們是用了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去阻止倭寇的前進，以換取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我們勇敢而仁厚的蔡旅長，他就是這羣偉大

的先烈裏面一位，而且是我們國軍高級長官中最先犧牲的一員。

記得是八月廿五日的那一天吧，敵由川沙口登陸的一部約三千人左右，據當時的探報係敵十一師團多田駿所部，於羅店的北面陸家宅沈宅之線佔領陣地，並急謀襲佔羅店。那時蔡旅長，他率着五千健兒從××星夜趕到了羅店，奉有攻擊該敵的任務，他於是很沉着的作了極週密的部署。待部署完畢，時間還只是午前二時。夜色的沉暗與寂靜，象徵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遭遇，隣接陣地的遠處，傳來幾聲斷續而依稀的槍聲，更增加了這五千健兒殺敵的決心。他們一方面在羅店的附週構築點必要的工事，一方面就在陣地上取着休息的姿態，好準備着拂曉後的廝殺，但是我們這位足智多謀的蔡將軍，他並不和他部卒一般的去睡眠，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陣地前方一個角落裏埋伏起來，然後才走進他臨時的掩蔽部中，倒在一塊門板上和衣假寐。不一會，陣地的前面，傳來幾分鐘濃密的槍聲，和沉重的手榴彈聲，接着就寂然無聞。再過十多分鐘，就看見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長到旅部來報告，說是有兩排的敵人前來夜襲，他約束着他全排埋伏的士兵，不許動，不許做聲，等牠們接近到約莫五十公尺的時候，他們就把廿多個手榴彈一齊向敵投擲了去，接着又是幾次排槍，隨後就端起步槍挺着雪亮亮的刺刀向敵人猛衝了去。結果那兩排的敵人，除了少數竄走外，無一生還，其中並擊斃敵少尉成田三一員，並搜獲牠們的兵力部署一紙，和十萬分一地圖一份，蔡將軍這時把手表看了一下，是三時卅兵。他於是緊速的把那俘獲來的敵人兵力部署和十萬分一地圖檢閱了一會，派人轉道

到師部，一方面就下令準備攻擊。天色雖仍是那樣的黑暗，但遠處東方的天空正透露了幾許淡青的光亮。星兒的晨時已不像深夜中閃爍得那樣利害了，任攻擊最先頭的隊伍都屏聲靜氣的開始向前。面的目的地蠕動着，不一會敵人的槍聲由稀薄而轉到濃密，午前四時卅分，李團的先頭部隊就完全佔有了敵人的前哨陣地，蔡將軍等到前哨陣地佔領以後，確實知道敵人的大部在陸家村盤踞，於是就決心命李團向陸家村攻擊前進，這般健兒得命，與高彩烈，無不前仆後繼，向着陸家村勇猛的一往直前，殺敵無算。適在這當兒，敵人的大隊增援部隊趕到，於是又重整隊勢，向我們這英勇的蔡旅反攻，同時又用牠優勢的砲火向這邊陣地的後緣行殲滅射擊。一時槍聲，砲聲，飛機擲彈聲，兩軍肉搏喊殺聲，喧嚷一片，響徹天地，我們的蔡將軍就在這時陸續的接到李團長負傷和張營長陣亡，魏營長負傷的惡耗，又聽說敵人數倍於我，而我方各部因幹部傷亡太多，大有無人掌握的趨勢，他聽了這許多惡耗，但他竟沒有一點慌張的氣態，他一方面命朱團增加左翼，一方面指定了李團的代理人，自己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接近到散兵線的直後去指揮，並下如左一道命令：

「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凜遵！」

此時已午後零時卅分，強烈的陽光，直射到這般為民族求生存的健康兒的全身，似乎是象徵了他們前途的光明，他們更加鼓起了勇氣，向陸家村的敵人輾轉的衝殺，敵人因了第二次援隊的增加，也拚命頑強抵抗，牠們的飛機更是在天空像飛蝗般的活動轟炸，在這當兒蔡將軍他見着戰況的緊張

和羅店的重要，他竟率着他唯一的特務排，和朱團第三營，向敵陣突擊，全旅官兵見着旅長率身先導，於是士氣大振，進攻也更加劇烈，不幸我們忠勇仁厚蔡將軍的胸部，就在他這勇往直前的當兒，被敵人的步彈貫穿了，他這時還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及至他左右的衛士和看護扶他倒下綁紮的時候，他喉中『前進』的聲浪，還由他最後的幾次微弱的呼吸中傳吐了出來，一直到他雙目闔閉為止，啊！這樣悲壯熱烈的犧牲，爲國家求生存，爲人類求和平的犧牲是多麼值得崇拜而景仰的！

最後，請大衆知道一下蔡將軍的簡歷吧：蔡將軍字絮宜，隸籍安徽合蔡，黃埔一期及陸大特別班一期畢業，歷任團旅長，警備司令，及保安處長各要職，學識和經驗都非常豐富，尤其是性情的溫厚，決事的爽速，特具有大將風度。他全旅的官兵沒有一個不愛戴他的。這次羅店爲國捐軀，無不悲傷不置，這也可證明蔡將軍平昔待人之厚，和感人之深了！聽說蔡將軍生前廉潔，死後蕭條，他那旅的上級司令部已積極的在那裏替他從優撫卹哩！

（救亡日報）

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陳之亮

營長尹傑，於九月二十日在劉行之役，見機授命，誓死抗戰，竟於十八小時內，衝鋒肉搏，達七次之多，殺敵如麻，敵方旅團長鷹森，及代理鷹森指揮作戰之部隊長森田，均於是役相繼爲我擊斃。而尹營長全營志士，亦有壯烈之犧牲，營長尹傑，腿部亦受重傷，猶裹創挺進，將敵人擊潰，陣地賴以保全。尹營長

乃來滬就醫，開刀治療，略見起色，旋入中西療養院後，病勢轉劇，竟於十月十九日清晨四時殉國。十八日之本報竟未過目，嗚呼痛哉。

尹營長諱傑，字孟豪，江蘇宿遷人，現年三十四歲，第一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及第四期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畢業。爲人果敢豪爽，輕財好友，現任××師××旅××團第×營長。其初來浦東也，在八月十四日午夜，啣枚疾走，肅靜無聲，到達××，士兵卽站立民房之屋簷下，人過衢中，猶不知行於兵陣中也。既到之後，卽搜索大阪、菱華、日清、大倉、東鐵五碼頭之敵踪，蓋聞大阪碼頭內有敵軍盤踞，屋頂架高射砲，儲藏彈藥甚多，且一二八時，該五碼頭敵軍甚多，其外爲草泥蕩，江北人聚居之所。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予以肅清，策之上者也。然該五碼頭之日本商人，已聞風先退，敵軍亦無，乃將留守棧內之華員驅出，浦南敵踪得以肅清，乃得一意於浦北之攻守矣。

尹氏既向北挺進，駐於××，以當地長官，避處他方，聯絡當地民衆，武裝團體，各領袖計議之後，卽觀察地形，偵探敵情，乃於十六夜開始攻擊，詳情已刊『浦東的一夜』中，茲不再贅。十七日之夜，會同××隊肅清陸家嘴、日華紗廠敵軍，縱火焚燬，派軍駐守，日方在華紗布商戰之市場，予以根本剷除。又與我軍砲兵聯絡，將新三井、新蘆山、老三井各碼頭之敵軍敵艦擊退，使敵軍難以駐棧而守，敵艦不敢泊岸而攻，尹營長最有功焉。尹氏於十四日夜到達浦東，二十四夜調防，旬日之間，肅清敵踪，破壞敵產，非勇敢果毅，曷克臻此。其於八月二十三日之夜，奉命主持搬運海關堆棧數百萬元之軍火，既增我

軍火力，又免淪落敵手，厥功尤偉。

尹氏於談笑計劃之際，捲烟不絕於口，一遇作戰，眈眈虎視，奮勇向前，雖飲酒而不致於醉。曾有一夜，尹氏率衆開往××碼頭之外，陣地已經配備就緒，士兵祇待營長發令『開火』，詎料候至深夜二時，方知尹氏已率衆深入內部，距敵艦三百公尺之處構造工事已畢，我軍不費一彈，已佔敵方陣地，予敵威脅，且是役也，浦邊頑敵，尙不知我軍之兵臨其頭也。

調防開拔之際，嘗謂余曰：『旬日以來，食不甘味，臥不安枕，勞心竭力，一意對付敵人，恐欲短壽五年！然軍人以衛國禦侮爲天職，卽馬革裹屍，亦屬本份。同志等既爲桑梓盡職，衛國卽衛家，勉矣！諸君爲國爲家珍重！』嗚呼！言猶在耳，尹氏已經成仁，能不痛哉！雖然，革命軍人，應洒最後一滴血，爲國捐軀；而後方民衆，應知此次抗戰意義之重大，同心協力，殲彼鯨鯢，保我領土，民族存亡，在此一舉。嗚呼，如尹氏者可謂抗戰中之英雄也矣！

（救亡日報）

憶潘濂烈士

姜奎章

在如雲的抗敵之將士中，潘濂這個名字，或者是沒有人熟悉的。他是八十七師二六一旅五一團一營的營長，是八十七師的模範營長。九月十一日，羅店潘家宅之役，他奉命率領了全營剩餘的官兵數十人，固守潘家宅的防地，敵軍五百人來攻，砲彈槍彈密如雨點，他率領數十士兵，肉搏衝鋒，進退

不下十數次；直到人盡彈絕的時候，全體士兵就和潘家宅同歸於盡；潘營長自己，子彈穿過胸部，也於此役爲國犧牲了。

噫，抗敵英雄，又少了一個。

我記得在學生集中訓練的時候，他是我們第四大隊隊長，當我們剛入隊後，他就聚集了我們第四大隊學生，訓了許多話；他對於國家施行集訓的意義和目的，講得非常明白；而以後，當每天晚上點名的時候，也總少不了他的訓話；而且一有了空閒，他便召集四大隊學生，來把他們作軍人應有的責任，講給我們同學聽。他時常說：我們軍人以殺敵爲快事，惟有爲國出力爲國犧牲是最主要的目的。這次，他以數十人抵禦五百人以上之敵，至死不退，爲國犧牲，可算已經忠勇地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在集訓的時候，我們第四大隊在六大隊中，可以說是範圍大隊，在操作上以及內務清潔方面，總首推第四大隊。每一次內務檢查後，第二天總隊長的報告，總說第四隊是較佳。這自然都是潘營長的指導有方。

當我們上操時，任你在烈日薰蒸下，或在大雨傾盆之中，他總絲毫不辭勞苦，到場在旁監視，並親自改正各個同學之姿勢。如同學中發現了一點極小錯誤處，他必集了全大隊同學特地提出來講。他說：「愈小的錯處，更須要注意準確。小地方不能準確，大的地方更不用說了。」可見他的細心。

說到他的性格在公的方面，是絕對無私的；在私的方面，則待我們如自己兄弟一樣。這是他們軍

人的親愛精誠的好教訓了。一天，我們二十四中隊聚餐，潘大隊長應請列席，餐後餘興，我們極力請他唱歌；他推辭不過，就立了起來，講了一段感繼光怕老婆的故事，引得哄堂大笑。

現在，他已不幸而爲國捐軀了，雖然我們已永久不能再見他的面，但是他高高的身軀，他宏亮的聲音，和一副標準的軍人氣概，將永遠在我的腦筋中不朽地留着。

（辛報）

北四川路巷戰自擊記

茄 吸

座落在神祕之街——北四川路月宮舞場對面的「湯白林」，是上海最著名的消夜場之一，但在昨天，牠竟成爲八一三上海開戰以來，在閘北方面，搏戰最烈的一個中心點。

閘北的華軍，自將福生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驅逐越過赫斯克路，到了靶子路北四川路轉角處的原來陣線之後，在昨天侵晨，他們便佔據自靶子路到虬江路一段的北四川路所有曲折迷離的弄衛房屋。

在北四川路西邊的「湯白林」屋頂，便成爲華軍居高臨下作戰的要隘，他們從屋頂向下面街心的日本海陸軍隊，不斷地餉以手榴彈。

據昨晨進入虹口西區觀戰的外國軍事家，看見當時激戰的經過的報告，日軍死傷的，爲數極多，有數小隊的日軍，衝進許多窄巷裏，去攻擊華軍，但是結果反被圍困在裏面，逃不出來。在星期一

夜間，當日軍被迫後退之時，在靶子路一帶，雙方死傷的人數甚多。

據若干外國戰事觀察家說，福生路的百星大戲院，曾被日軍佔領之說，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日軍從來就不曾佔領過該戲院，自開戰以來，華軍就一直地佔有到現在。

自從華軍把日軍的防線迫退到了靶子路北四川路轉角處之後，百星戲院離日軍的防線，已經不止隔二條馬路了，所以那裏暫時是沒有危險的。昨晨在該戲院的周圍，是看不見人影的，因為戰區已經向東推進差不多一千碼遠了。

昨天，「陳查禮」已經將百星大戲院的根據地，移到「湯白林」舞場的屋頂了，他向日軍拋投手榴彈，不但次數很頻繁，而且很準確。他曾拋了一只手榴彈，落到馬路對面可以通到「老日光酒店」(詳意)的一條巷內，在那裏有一隊的日軍，正把身靠着該巷的牆壁，等待可以溜回他們的營舍的機會。但是不久，就看見傷兵救護架，從虬江路穿入該酒店的後門，不一會兒，死傷的日兵，紛紛由救護架抬出來了。

在那一方面激戰的結果，到底是怎樣，現在只好憑着推測而已，日軍對於該處的重視，從昨天早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日軍就開始用大炮向「湯白林」一帶轟擊了。那裏雖是受過炮擊，但該咖啡館所受的損害，顯然是很輕的，只有附近的幾間店屋，損毀得很厲害。

(譯自十月六日大陸報)

吳淞十日血戰

佚名

「問我受傷的經過嗎？其實，這點兒輕傷算得什麼，保衛國家，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呀！你聽了不會感到厭倦嗎？也好，我們不妨簡約地來談一談。不過，那怕是分乏味的吧。」

x x x x

「到二十日的晚上，情勢就驟然緊張起來。敵人因為在虹口一帶軍事失利，陷入了重重的包圍，自然，突圍是他們唯一的辦法，因此在蘆藻浜張華浜一帶，他們就用大砲飛機作掩護，隊伍密結地向岸上衝來了，這樣，我的防地，也就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我所率領的弟兄，和數倍於我們的敵人曾苦鬥了整整三十多個小時。三十多個小時，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呵！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東西喝，眼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壯烈地犧牲去，但這是為國家呀，除了不惜一切地和敵人拚命以外，還有什麼更妥善的辦法呢？因此，始終我們還是支持了下來。」

「二十三日下午，敵人因為屢攻不逞，情勢稍見緩和。蘆藻浜的那條橋上，我們的弟兄是死得很多的，幾次我們想衝過橋去，想幫助他們擊退敵人，但幾次都為敵人密集的機關槍止住了。有一次我們已幾乎快衝過橋了，但無恥的敵人，却在橋的南端放火燒了起來，真悲壯呵！那一剎，我們的弟兄，前

仆後繼，竟犧牲了不少哩！

× × × × × ×

「但當我進抵××時，敵人似已發覺，分了一隊兵士向我這邊迎擊過來了，我們便在××展開了劇烈的搏鬥，而我也就在這當兒掛彩啦！」

「我的頭，剛想抬起來，敵人的一顆子彈就洞穿了我的軍帽，那時，幸喜我的神志還十分鎮定，我知道我所蹲着的地方，已成了敵人攻擊的目標，就把身子向右移了過去，那裏是一簇蘆葦，起初我以為蘆葦中一定還有土墩，所以沒有伏下去，可是立刻我看清了，於是就迅速的躲了進去，剛伏到，一顆子彈就飛來洞穿了我這右臂。但這時我是負有重任的，我不能退，所以在忍痛之餘，依舊一聲不響的伏着。」

「敵人愈迫愈近了，顯然這是肉搏的時候了，我便硬撐起身子來發了衝鋒令，這樣，大地便立刻捲起了狂濤，弟兄們個個都奮勇爭先的站起衝了過去，喊殺聲響徹了雲霄，塵烟也瀰漫了四週……敵人究竟都是些被軍閥迫着來作戰的呀！所以喊聲起處，他們就都腳踉蹌地各自逃命了。不到十分鐘，我軍就完全擊退了他們。」

「以後，由勤務的扶助，我纔離開戰場。」

「到這裏來，這剛是昨天下午（一日），因為沿路敵機轟炸得很厲害，由勤務扶着走到滬太路，

纔由童子軍救回來。

「真的，這點傷是算不了什麼，你瞧好啦，再過一二星期，我就可回戰場去殺敵的。」

上面是記者去訪問了剛由吳淞受傷歸來的口口口第×團團長岳岑氏後的忠實記錄。

岳氏，據開係黃埔第一期畢業生。年紀還只三十四五歲左右，姿態是十分英俊的。記者去訪問他時，他一直興奮着，只有當最後記者問起他所牽的死傷人數時，他的語音，纔轉為幽傷的低調，但接着上面，立刻他就又振作了起來說，「不過，這數目與敵人死傷的數目相較，却還是很少的。你可想像到的敵人的密結隊伍登岸時的犧牲，是多麼重大呵！」

此外，我們還談到了下列的三點：

(一) 據他觀察，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他說：這幾天戰事的進展，雖然比較沉寂一點，可是我們該認清的是，中國能打勝日本的方法，只有採取持久戰的戰法，因此，這樣的現狀，是不值憂慮的。

(二) 敵人的登岸，並沒有多大關係，那方面我們的軍力配置得很雄厚。只要我們不讓他們再擴大戰線，使他們的軍隊密結在一起，陸軍不能發揮炮火的威力，我們是總有殲滅他們的可能的。並且在用兵上說，敵軍的砲艦在淞口一帶已早排成了一個砲兵陣線，他們成天地向我們岸上猛轟，結

果自然都是我們的損失。我們的軍隊，既不能在密集的砲火下站住腳跟，還擊也就很困難。所以在某種觀點上看，讓他們登岸後，再設法殲滅他們，也是辦法中的一種。

(三)在這次淞戰中，敵人的隊伍中，據調查還雜有被逼從關外開來的「偽滿」軍隊，敵人屢用這些東北人向我軍喊口號：「老鄉！大家是自己人，不要開槍！」但當我軍抬起頭來時，他們就用機關槍橫掃過來了。這點，是值得我們痛心的。他們假定不願做奴隸，乘這時候反正，實在是最好的機會。

(大晚報)

段營長

倉聖

聽說在××後方醫院裏最近從前綫送來了一位受傷的營長。雖然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在最後線英勇地抗戰的長官或士兵，並不因為他們的階級的高下而有所不同，但是，這幾天來，我們誰都在腦海裏縈繫着一段壯烈的事蹟——寶山城淪陷前的姚子青營長全營殉國的史實；至少，使我個人對於「營長」兩個字在直覺上顯現一種格外親切的同情，所以我在服務的餘暇，就近慰問了一位受傷的營長——段紹浩。

正當日暖風和的一個下午，敵艦所發的連續的砲聲響激了青白的晴空。在一間小小的病室中，我就得享受了一次喜悅的意境，和這位段營長交換了一會異常快慰的談話。

他英俊的面相上輕置着和藹的微笑，溫柔的語音中吐露出萬分謙遜的態度。要是事先沒有知道他是奮勇殺敵的將軍，誰也看不出他是一位效命疆場的戰士。

我們的談話當然離開不了前方浴血的戰蹟。他說到這次的民族抗戰的意義的重大，而欣幸着前線將士的壯烈的犧牲都有了光榮的代價。他有一種信仰政府與擁護領袖的堅貞的熱情。隨時在他的嘴邊流露出來。

他受傷在腿部，斜臥着，伸直了他的用鐵架撐住着的幫札的左腿，毫不顧忌，處之泰然。好像完全沒有覺得這創傷的痛苦一般。說起了他的受傷的部分，他很願意由醫師先來一次愛克司光攝影的檢查，想來他很擔憂着這腿部的傷勢或將影響他繼續抗敵的雄心，因為從他表情上很可看出他是急於想趕回前方去領導作戰啊！

談到他這次在××戰線上的實情，他很欣慰於他部下的士兵的勇敢，他很謙虛地把一切功勳都讓給每個士兵來担受，他自己並不願意接納任何對於他個人的頌揚。尤其當筆者對他問了我可否把他的談話來發表以後，他很斷然地表示着拒絕。他說他的話都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常識，並沒有什麼發表的價值；而且軍人的天職是為國報效，祇求實際的工作，無庸什麼文字上的宣傳。他又歸納地做着結論說，如果全國的軍民，都能夠信仰政府擁護領袖，那末民族的生存是決不會受到絲毫損害的。

最後我請求他寫幾個字留一紀念，他起初很猶豫地說：「是否要把我的親筆在報紙上發表呢？如果這樣，我是不願意的。」經我說了祇是爲我個人留一些紀念，他就在病榻旁題了下面的幾個字。現在我得聲明：爲了我的熱烈的欽佩，所以我仍舊拿了來發表了，段將軍也許可以原諒我吧！

段將軍是×××獨立旅的營長，黃埔第七期的畢業生，江西籍。這是在我最後退出病室以前再三地詢問以後才回答的；告別時，他仍是很謙和地微笑着。這不能磨滅的微笑的神情，正浮湧在窗外傳來的連續的砲聲的音浪中，更覺得具有偉大的深義。

（辛報）

保衛獅子林

佚名

下面是一個木匠告訴我的軍民怎樣保衛獅子林的故事。雖然故事的內容，是那麼平凡，一點也不神奇，可是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却存在着一個非常偉大的意義。

鄰邦蘇聯之有今日，誰都知道，是靠著軍民合作，賴着這樣堅強的基礎，他們纔把內戰後的飢饉，災害完全克服，並且掃清了一切反動勢力，順利地展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次我們神聖的民族自衛戰，自然，也同樣必需要有軍民合作的精神，纔能制勝敵人。這木匠所告訴我的故事，就無異是這前途的保證，它保證了中華民族，到現在是已萬衆一心了。

木匠的名字，叫張根生。他是一個獅子林的居民。去歲曾經受過四月的公民訓練。他家裏有母親，

有妻兒，一直都過着平和的駘靜生活。但這次，敵人的巨炮，却把他們全家的快樂都摧毀了。不過，他並不因此悲哀，敵人的暴行却令他更堅強了抗敵的決心。他憤怒，他痛恨，他說：「中國人只有大家團結起來，打退了日本人，纔有辦法。」

記者碰到他的時候，他正在某處打聽他失散了的母親的下落。

「你母親幾歲了？」記者問他。

「已纔六十多了，因此我很擔心她老人家會遭到什麼危險，」他向我注視了一下，低聲地這樣回答。

我看他的神氣，並不像一個浮滑者流，於是我就又接着問他：「你們怎樣會失散的呢？」「失散的時候，他自己在幹麼呢？」問呀問呀的就問出了這一有意義的故事來。

據他說：「上海發生戰事的時候，起初他那裏是並不怎樣受影響的，所以一切的人都依舊安心地過活着。加之正值秋收時節，農民們忙碌了一年，原只這一點希望，因此逃難這回事，是誰也不想到的。可是二十五日早上，情勢突變了。從瀏河老石洞一帶回來的人，都說那裏已發現了日本兵的蹤跡，全村纔漸漸着慌起來。後來區公所貼出了一張佈告說：敵人已經抵境，希望村民從速防備。但說防備又怎樣防備呢？農民們除了知道怎樣使用農具以外，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因此，大家還是猶疑，徬徨，顯着驚慌得無措的樣子。二十六日早上，敵軍向寶山開始砲轟後，砲聲傳到了獅子林，農民們就更不安

起來。那時，沿江自吳淞到瀏河，每隔一二里，已都有日本軍艦駐泊，眼見獅子林是決不能倖免的了。

「壯丁們一齊出來呀，大家去援助我們的駐軍！」六時半，地方上的保長派人到各家去通知，壯丁們纔開始澈悟到自己的力量。於是「出來呀！」「出來呀！」的呼聲，立刻傳遍了全村，而全村所有的壯丁，約二十五六人，也就個個磨拳擦掌的站出來了。

到七時，這意料中的一幕，便在獅子林砲台前展開了。我們的守軍在最前線的人數，其時還只二十餘人（因為戰略上的關係，大隊士兵均配置在第二線××，）加上二十五六個壯丁，總數也只五六十人。但這一戰爭，就賴着軍民的精誠合作，壯丁搬運子彈，士兵開槍掃射，壯烈地支持了下來。最初，敵人只駛來一艘小汽艇，到獅子林附近來繞了一個圈子，汽艇回去，那邊的日本軍艦上便接連向我方開了二三十砲。但砲彈一顆也沒打中，大都落在月浦以及附近鄉下。砲聲停止，遠遠纔又駛來三艘滿載敵軍的汽艇。他們駛至離海岸二百呎地方，機槍就格格的向我方射擊了起來。但我方的陣線是踞高臨下，所以敵人的珠彈，非但沒有傷及我們的戰士，甚至連陣線也絲毫沒有搖動。我方起初並不還擊，等到敵人的汽艇靠近岸了，纔齊出掃射。這一刻，敵人因為猝不及防，而我方的子彈，又都標的準確，顆顆命中，因此敵人死傷大半，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棄槍伏到船底，不一刻，便都為我們完全擊退了。十時左右，敵方又開始了砲轟，而且從對岸的航空母艦上飛起了六隻飛機來，移時，又從吳淞方面飛來六隻，瀏河方面飛來了四隻，一共十六隻飛機，都盤旋上了我方守軍的上空。一時，情勢又

入了非常的危境，炸彈像雨點般擲下來，守軍因為被逼於敵機的轟炸，暫時就只有分散躲了起來。但附近的民房是無法移動的，那些房子就成了敵機殘酷的轟炸目標。轟轟！全個村子都燬在火光中了。那時田野裏曾到處飛起尖銳的不忍卒聽的哭聲喊聲，可是敵人是一隻沒有人性的狼，牠是沒有惻隱之心的，人們愈是奔逃得厲害，牠也就跟着炸的厲害。因此，在那一次轟炸下，可恨的是，死的竟都是些農民。

飛機去了，我英勇的戰士，就又回守了原防，所以一直到傍晚，敵人始終沒曾登上岸來。

敵人真實的在獅子林登岸，是在廿九日下午。事前他們也同樣以大砲飛機的轟炸為前導。然後汽艇上的人，幾懼怯地跟着跳上岸來。傍晚的時候，曾有一個賣雞的親見他們還伏在沙灘上，沒有上岸的勇氣。當時，那個賣雞的曾為幾個口操流利的東北話的敵人抓住：「你們的軍隊在那裏，說出來就放你，否則……」他們威嚇着他。可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到現在已早都認認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凶狠面目，每個人是都富願死，決不會屈服的。因此無恥的敵人把他毒打了一頓，搶去了他一擔雞後，終於沒奈何地放了他。

後來配置在第二線的我們的大隊士兵上去，他們便又狼狽地逃了。

因此，獅子林的在那時的能得保持，是完全靠着軍民的合作。我聽完那個故事後，曾感動得為它流淚。

中華民族是一個鐵的集團，在這次抗戰中，顯然大家是都覺悟到了自己的力量了。（大晚報）

羅店之役

狄斯

開拔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們這一團人奉到了師部的開拔令，在緊急集合號之下，我們的隊伍一排一排的站成方形，會兒團長用宏亮的聲音宣佈了本團奉令担任本師的前衛，即晚挺進淞滬。其實我們全體的弟兄，都料定了，我們此來是爲了增援淞滬，上海戰事八月十三日爆發，我們在十八日渡江趕到此地暫駐，當時有許多弟兄，都很懷喪，我們担心理指揮部會把我們留在這後方，而讓別的隊伍去殺日本鬼子。尤其我們的劉連長，悶得時時在跺腳。

劉連長有皖北健兒典型的體格，結實而並不高大，他在本師有七年的歷史了，古北口之役他是中尉排長，同鬼子兵鈴木旅團的血肉相拚，是他得意的傑作。可是他每次提起古北口，他的眼睛就發出怒火，粗壯的拳頭自然的揮舞着，他悼念他那當時的一排同他一樣結實的弟兄，立誓要以加倍的鬼子的血來清償這一血仇。

對於鬼子兵的砲火，他說那東西祇好嚇沒有陣地經驗的新兵，不曉得找掩護，不曉得使用耳朵的聽覺，來趨避一顆大砲彈或是迫擊砲彈，要是碰到了我們，砲火的威力就等於白費了，他解釋怎麼

樣先看見一堆噴射的烟火，就能斷定這是一顆大砲彈快要飛來了，假使方向同距離都向着此地，就得趕快爬開。此外迫擊砲同小鋼砲彈也要注意，在砲火密集的陣地上小砲發射的聲音往往會給大砲所掩沒；同時小砲彈進行的「嘶嘶」聲也不及大砲彈的「嗚嗚」聲來得顯著。機關鎗在衝鋒前進是可怕的武器，但對於掩蔽物的破壞是毫無效力的，因此我們祇要迫近鬼子兵，緊追不放，鬆他們的機關鎗手就嚇呆了，祇要一顆手榴彈過去，機關鎗就會沒有聲音。可是他痛恨飛機，他說古北口的犧牲有一半是由於敵軍的飛機太多，而我們又缺乏高射砲。

到得十四十五日我國空軍大施威力的消息傳到此地，老劉的嘴快樂得整天的拉開着，每次有飛機在上空向東飛去，他老是說痛快的禮物要送給鬼子兵了。這三四天內他無時無刻不在教導弟兄們，滿地的爬着，電光似的衝着，刀子雪亮的舞着，直到緊急集合的號音響遍了每個山峪。

老劉現在快活了，懷爽的氣色已逃避開他那滿掛油汗的黑臉，一枝自動步槍在他的肩頭閃出光亮，背囊上面還有把五斤多重的大刀片子，和一把步兵必須俱備的掘泥鏟。隊伍是那樣長的一長行，在斜射的秋陽光下急促的行進，迫擊砲同機關鎗的拖動揚起乾燥的地塵，統統裝進了一列噴着怒氣的火車。旋風似的向前綫駛去。

火線

各人的情緒雖則緊張，但精神充分的士兵，照例是不會失掉他們的睡眠的。驕驕的車聲一過武

進，車箱中有一大部份的弟兄是睡着了，有些則在寫着書信，大概是把這興奮的消息去告訴他們的親友去了。

醒來時火車已停在田野裏，滿天的星光裹着一抹斜掛的月亮，那正是陰曆的二十前後，夜光鐘告訴我是早晨的兩點半。老劉揉了揉眼睛，招呼我一同下去看看，兩面農田裏秋蟲吵得很兇，可是一點沒有涼意。跳下了車情勢立刻判明，很遠的東面似乎是一個車站，從那裏拖下來一長列一長列的火車，顯然我們這一系列是開不過去。老劉想要判明這個車站的站名，他以為這裏或者是真茹了，但爲什麼還嗅不到火藥氣息，一會兒別家車上也有人跳下來了，一個江南口音的營副他說這是安亭，距離黃渡還有十公里樣子，可是爲什麼要停在此間，大家不明白。

遠遠聽得站台上的哨笛，慢慢的前面一列車向前移動，我們又攀上了車，一刻兒前面那輛車又打着倒退退回來，原來已是卸空了人的車皮，然後我們這一系列向前進發，過站並不停留。

三點一刻，列車駛過了兩個車站又在曠野裏停下來，團部的傳令兵發來命令，大家下車讓空車回去，一連一連的士兵縱隊散開，從許多稻田棉田中間向東北行進，隱隱的從那方向傳來砲聲。

我們這一營現在是本團的預備隊，而我們這一連又是本營的左翼，大家在棉田裏很快的跑着，老劉對於棉田很高興，說這樣子很像北方的高粱地，可惜沒有高粱那麼高大同密集罷了。漫漫的黑影愈散愈開了，大砲的轟隆隆震得大地微微顫動，「鏗啞鏗啞」的迫擊砲聲幾乎連接得起來，偶然

有顆照明彈發出紅光綠光，在這光影裏可以看出距離不到七千迷達的前面，一長條地帶籠罩在砲烟之下，輕重機槍以及步槍的發射，那就簡直像一大鍋稀飯在沸騰。

每個人的面色有些發青，這還不僅僅是曉色未分的緣故，顯然每人都已感到，前面就是火線，在那面有我們死生的仇敵，大家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加緊了。

轟地發出了大砲的狂吼，一連幾個火球飛了出去，老劉拍拍我的肩頭，用贊歎的語氣說了句「好傢伙，看樣子是二十四生的的重砲呢！」每個人心頭都在喜悅，大概敵人做夢還沒想到「中國已經有了這樣好的大砲。」同時老劉估量，我軍的拂曉攻擊馬上要開始了，我們剛好能趕上這個場合。越過一道小河，二百米的後面就有一條預備壕，那還是晚上新築的工事，一羣工兵和不少伙子在忙着工作。正在這時候，忽然上空有了軋軋的機聲，一顆照明彈在一把網傘下面出現，白光照遍了大地，數百米以內是毫髮分明的。我們本能的最迅速沒有的臥倒下去，然後各找掩護的目標，一大串螃蟹似的立刻爬得一個不見了，俄然飛機發出「嗚嗚」下垂聲，一顆大炸彈落在我們的左方，泥土潰泉似的冲到了上空又給我們一陣暴雨，到得第二個炸彈爆發時，距離已相差三百米，顯然是並無準確目標的。

衝擊

我們跑進了預備壕，因為作事太急促，各人又拿出鏟子來整理了一下，劉連長和我們幾個人佔

了個窟窿，算是本連的連部，幾個值班的弟兄攀上了哨崗的位置，自動步槍安置在瞄準架子上，我們算是暫時休止在此間，這裏是羅店的西邊。

據說敵人在昨天開始了總攻擊，五萬陸軍在六七十條軍艦砲火掩護之下，強渡登陸企圖佔領陣地，凡是淞滬沿江沿海的口岸，從張華浜直到瀏河，全在敵人攻擊之下。經過我軍一天一晚的掃盪，各線敵軍都逐退了，惟有從獅子林西北侵入的一大股，因為有漢奸的引導，竟給他們突進了羅店。幸虧我軍以大隊增援，方纔把敵軍堵截住，並且截斷了他們的後方，這股敵軍勢成蠶中之蠶。不過陷入包圍中的敵軍多至一旅團，而且是在日本最負聲望的各師團中所選拔出來的精銳，戰鬥力是相當頑強的。同時江濱到羅店的距離不足二十里，遠射程的重砲能夠掩護，所以昨天下午，敵人已築起防禦工事，預備死守。照此看來，我們所來的任務是担當殲滅這包圍中的敵人了。老劉登聳肩，他顯然為聽得敵人是精銳的選拔隊而高興。

天色漸漸展開，上空三架飛機的機器都看得出了，顯然是敵人的。飛機繞了幾個圈子之後，猛烈的砲火也光降了，一排排的砲彈至少是六顆，爆發在彈壕的前面，震得擋彈的掩護工事岌岌動搖，濃厚的火藥氣塞住每個人的呼吸，是十五生的重砲。自此以後的砲火，那簡直是瘋狂，什麼聲音都不易辨別了，像十萬個大鑼同時在敲擊，老劉發怒了，他忙着指揮增加工事，要大家鎮靜，他說他在古北口曾遭遇過三天三夜的砲轟，其實大家都不待老劉分付就靈敏的在活動了，這裏有防禦工事，怕什麼！

十分鐘之後，敵人的砲火縮短在我們前面的一百碼，我們這條戰壕是無事了，共計敵人給我們六七十顆砲彈的損失，是意料之外的輕微，死傷僅僅五個人。可是前面幾條戰壕立刻充滿了烟塵。除掉烟塵火花以及泥土的噴發之外什麼東西都不見，三架日本飛機依舊在頭上轉，一看見目標就擲顆炸彈。

照這樣的砲火伸縮，穿梭織布似的在我們陣地上循環往復，我們的戰壕有些地方是殘破了，牆壁外面的沙包慢慢的消溶掉，擋彈壁的水泥也爆掉了不少，我們每個人手裏的鎗子並沒有停過工，戰壕加深到八九尺，而且都挖了窟窿，我們的瞭望哨站在頂厚的擋彈壁後面，除此之外的人都可以安然的休息，聽憑敵軍去轟炸。

突然間砲火又高舉到我們的後面去，濃的煙是沒有散掉，可是前面的幾條戰壕都有了機關槍同一寸口徑自動砲的猛射聲，影約地有六七隻大爬蟲在滾過來，「坦克車！」這東西迫近我們的陣地，碾平了棉田，碾平了砲彈窟，還想掙扎過鐵絲網來。我們的砲兵發砲了，重砲，重迫擊砲，小鋼砲，完全向敵軍陣地送過去，敵人的大爬蟲遭難了，顛蹶在砲火之中，有一隻的圓頂給大砲彈開了天窗，另一隻則給自動砲打穿了肚子，但敵人畢竟不愧爲久留米師團的精銳，依舊在頑強的挺進。一小部分的鐵絲網給壓毀了，第一線的戰士在拋着手榴彈，戰線發生了彎曲，我們第二線第三線的戰士便向中間切籠去，坦克車陷入網裏來了，在許多煩響中雜着呼喊，偉大的鬥爭場面展開了。

緊接着的是敵人衝出戰壕來了，土黃色的鋼帽覆沒着眉眼，黃軍服短褲，纏在膝部的似乎是鋼罩，好怕死的敵人！我們渴念了多年的敵人此刻是在眼前了，第一綫的機關槍吼叫着，許多敵人在沒有越過鐵絲網時已經跌倒，另外的一大部分又衝了進來，弟兄們多給敵人噙了手榴彈，接着就跳出戰壕，雪亮的大刀雪亮的刺刀一齊擁上，喊聲響徹了天地。在這喊聲中，我們知道敵人都穿了很寬很長的鋼馬甲，刺刀對胸部都失掉效用，「弟兄們把大刀砸鬼子的頭頸啊！」「給他們手榴彈啊！」果然這是有效的方法，敵人的衝鋒遭遇了挫折，他們沒想到砲轟的結果對於我們僅有輕微的損害。

我們團部的號音來了，我們立刻要增援第一綫，給他們略略反攻的味道，老劉第一個跳出戰壕來，乾脆的他把自動步槍交給勤務，五斤多的厚背刀一挺，電光似的飛向前去，百多個弟兄沒一個是落了後。殺啊！

這一陣衝殺把敵人打退了，鬼子兵都背轉身就逃，我們好多弟兄的刀口上還沒發利市，我們怎肯罷休呢，當然給他個緊追緊殺了。我的前面是一個矮個子的敵人，他顯然給全副武裝的水壺鎗子等類弄累了雙腿，此外則鋼馬甲鋼絲罩的重量也給他不少不方便，我追上了他，在他來不及返身回門之前，一刀下去他的肩背給斫開了，鋼馬甲並不保護他的後面。那傢伙一聲慘叫，跌下去又滾了滾，我左手的鎗子又給他頸項裏一送，幾乎把他的頭鎗了下來。

一刻工夫我們衝近了敵人的戰線了，我們不讓殘敵離得我們太遠，這樣子就鎖住了敵人機關

槍的發射，逼得敵人祇好增加援隊，又是不少的鬼子兵跳出來了。他們讓殘敵過去，有許多殘敵大概爲面子關係，又回過頭來同我們肉搏，另外是幾十架小坦克車，敵人的機械化部隊。

我們漸漸的後退，退過了第一線戰壕，我們的砲火盡量在阻止敵人的前進，可是小坦克車的活動比大坦克車還兇，打翻了又爬起來，打破了還是蠢動，滾着了地上的傷兵便是一條血肉的漕，敵人的飛機至少是八架永遠在我們上空擲彈，牠的目的是機關槍和自動砲。我們的戰線是翻騰了，我們的軍服都給汗所浸濕，中午的太陽光比什麼都熱，有許多兄弟帶了彩都忘記了是受傷，「我們得拼命啊！」「我們不能讓敵軍勝利啊！」「我們得死守我們的陣地啊！」老劉像瘋虎似的叫着。

轉瞬間敵人的坦克車已進到第二線，我們英雄的弟兄拉開了電鈕，地裂天崩的地雷爆發了，十幾架坦克車和百來個敵軍都成了碎塊，我們在這烟霧火光中間又吶喊反攻，敵人是逃了。

帶彩

夜色漸漸來了，敵人所給我們的損傷是僅僅兩條戰壕的殘破，可是我們後面的預備壕已築好了幾十條幾百條。

夜色濃了，星光燦爛地出現，戰壕上一縷縷的白烟沒有散盡，大砲也僅僅隔三五分鐘一發，並無目標，想來敵人是疲倦不堪而急需休息了。我們輪送隊送來了糧食，白麵饅頭，罐頭菜，白開水還有啤酒，上海的同胞待我們真不差。救護的担架隊也來了，他們把傷兵抬回去，不過許多輕傷的弟兄不願

退下，我們親密的互相拉拉手，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我們得努力下去。

夜光錢的短針指在一點鐘，團部的反攻命令下來了，各人攀上戰壕，在敵人的探照光閃過時，一長列的人已爬開三十碼了。

敵人的哨崗槍聲一響，機關槍「咯咯咯咯」地掃着，迫擊砲更是「鏗嗒」「鏗嗒」的忙個不停，探照光照明彈到處在搜索，可是我們全不管，一聲不響的緊爬着。同時我們的砲兵陣地也發射各種砲彈，給敵人戰壕以一陣彈雨，最使人興奮的是我軍飛機的出現，幾顆大炸彈都命中在敵軍的陣地，敵軍陣地立刻變成人聲喧嚷，高射砲在空中爆着火花，美麗的夜戰，新時代的立體戰。

祇有一百碼的距離了，敵人的手榴彈已在亂拋，我們發一聲喊，站起身來，電也似的衝上去，老劉一顆手榴彈剛好拋着前面的機關槍手，另外一顆又把站在牆壁後的幾個敵人炸翻，我們已在鐵絲網的缺口裏湧將進去，跳進了敵人的戰壕。敵人因爲來不及逃，有幾個瞎舞着槍刺，有幾個竟掩了眼睛躲向角落裏去；三分鐘之內，他們已沒有一個活的在戰壕裏了。

越過了第一條戰壕，我們又向第二條戰壕的敵人肉搏，我們的喊聲震天動地，我們絕不讓敵人喘氣，一口氣追到了原來敵人的戰壕。

敵人是退回來了，用各種各樣的砲火掩護，要遮斷我們的衝擊，忽然我感到頭上着了一下重擊，一跌跌入一個砲彈窟，感到暈眩，同時我的靈魂發出警告：「假使在敵人的戰線面前量了過去，你將

永遠和世界脫離！於是，我強制自己醒來，並且迅速的爬出去，頭額上的血像水一樣的淌着，濕了我的眼睛，我的知覺漸漸磨糊了。

現在我已知道獲救，這裏是第××傷兵病院，但是我渴念着我的弟兄們，尤其是比鋼鐵還堅實的老劉。

（辛報）

蘊藻浜殲敵記

流水

十月十八號那天月色正深，敵人用飛機、大炮、煙幕彈掩護着他們的步兵偷渡蘊藻浜，來攻我們的陣地。

我們的弟兄在蘊藻浜陣地內已有一星期未看見敵人的面目了，他們所見的只是敵人無標的砲彈與炸彈，他們恨不得立刻衝到敵人的陣地去，與敵人肉搏殺它一個痛快才好。

這天晚上，正是我軍殺敵的機會到了。在蔚藍的月色下，遠遠地可以看見敵人從蘊藻浜的浮橋上，龜似的爬過來了。大家都拚息着氣，預備敵人渡過來時，給他一個痛快的打擊。我們陣地中第三排的一個士兵，這時就將身邊的手榴彈，掛了十幾個在身上，同時手中拿一柄鋒利的大刀，一個人靜悄悄地爬到浜邊去，又靜悄悄地跳入了浜中。突然轟隆了一聲，敵人的浮橋被炸成幾段了，多數的敵人都滾入了浜中，這時，我們忠勇的弟兄就握着他的大刀，左一個，右一個，一口氣殺死了幾百個日本兵，

一直到他勁疲力盡時，他才走到浜上來，浜內的水染成了血紅色。

事後，這位第三排的士兵，仍舊不聲不響地，躲伏到戰壕內去，這消息立刻傳到我們後方的師令部去了，調查之下，方知道這位士兵的功績，他的名字叫做左崐之。

在師令部中，某師長問他殲敵的經過中，他悲憤的落淚了，他說：「我眼望着我們的許多的弟兄在敵人的大砲下犧牲了，但是我們却沒有看見一個日本鬼子。我就發下誓，我說，日本鬼子不與我們見面則罷，見面時，我一個非殺他們一百不可，替我們犧牲了的弟兄復仇！」

當天晚上，我們蘊藻浜全線的戰士，就向日本人進攻，一直打到第二深夜，血戰了廿四小時之多，現在蘊藻浜邊敵人全被解決了。從這天以來，敵人再也不敢犯我蘊藻浜陣地了。（社會日報）

記蘊藻浜兩連長

佚名

一張堅韌的臉，精悍的身體，雖然受傷了，手臂給敵人的砲彈炸壞了，但是精神還極健旺，談吐非常有條理；這是一個衛國忠勇將士的畫像。□□師□□團的連長吳心鼎。

吳連長的一連弟兄，是擔任蘊藻浜右翼的攻擊的；這幾天來蘊藻浜南岸戰事正烈，敵軍已給我重重包圍，逐步加以殲滅。這一線的猛烈戰事，記者從這位受傷的連長口中，可為讀者告訴一點簡約的情形，但是有許多因為有關軍事祕密，所以只能割愛。

敵軍是八日渡過蘊藻浜的，他們憑着隔岸猛烈砲火的掩護，猛烈向我陣地進犯。我軍擔任右翼的便是他們口口師，擔任右翼攻擊的，計有二口分左右進襲。

他們這一連屬於右翼的，奉到團長的命令，向吳家堰、史家宅兩處敵軍進攻，企圖殲滅蘊藻浜南岸敵人之據點，他們這一連人於是由口口口越滬太公路，經口家宅、口家宅，進攻這兩個目的地。

猛烈的戰鬥於是展開了，「敵人砲火真不惜工本，他們想以密集的砲火，阻止我們進攻。我們有的是決心，有的是勇氣，敵人的砲火雖然猛烈，弟兄們一個個倒下去，但是又一個個的衝上去，這兩處目的地，終於在我們猛烈衝鋒之下，敵軍無法死守，而給我們佔領了。」正在那個時候，敵人的砲彈飛來，炸傷了他的右臂，因之他只得退下來療傷。他自己雖然受傷了，但是很感得高興，因為他這一連人，已完成了他們英勇的任務，佔領了這兩個據點。

下面我想再告訴讀者，我們的軍隊是用怎樣的精神，去固守我們的陣地的，這是另一個前晚在口口受傷回來的連長黃長俊告訴我的。

「我們這一連人，奉命到口口去接防陣地，我們的任務是守衛，遏止敵人的攻擊。在大雨滂沱之中，我們加工建築我們的工事。但是敵人的攻擊，早就開始了，他們用大炮掩護步兵進攻，那時候坦克車雖然沒有出動，但砲火已經夠利害了，我們新構的陣地，在敵人的猛轟之下，逐漸消滅了。

「那處地方是很重要的，一個據點，我們的陣地雖然毀壞了，但是我們還得死守下去，當時我命

令全連弟兄無論如何不能退。第一班的弟兄，打完了，第二班填上去，我們的弟兄是要和陣地共存亡。這時天下雨，敵人的飛機不能出動，他們的兵衝了幾次，總是衝不過來。我們的弟兄掛彩的掛彩，陣亡的陣亡，但是我們還是不退，我們要死守這陣地。」

那時有人問他，你們那時候為什麼不出擊呢？

他的回答是，「前面敵人有著嚴密的警戒線，後面又有堅固工事，我們人少，衝上去徒然犧牲，還是固守的好。」

「敵人衝了又衝，砲彈像雨點般的落下來，幾乎和天上的雨同樣的密，我們的弟兄快要傷亡殆盡了，砲彈飛來，我的右臂受了重傷，但是後面的擡軍也開上來了，我們依然守住那已給敵人砲火毀壞了的陣地。」那時候，這位黃連長很興奮。

黃連長是一位非常爽直的漢子，他告訴我，他這一連人，在口口之役已傷亡過半，因之調下來補充，完竣以後，調上這一線，現在全連的弟兄，非傷即死，你看這種精神，多麼壯烈！

他揭開被給我看他的傷勢，血跡殷然，委實極利害，爲了顧全他的精神起見，就此打斷話頭。這裏希望他早日傷痊，重上火線殺敵去。

（大晚報）

陳家行血戰十日記

誠君

記者日前由某處返滬，因當時無順便車輛可乘，徒步東行一小時，頗感疲乏，即在車棚內略事休息，及走進棚內，適遇一位受傷的青年軍官，在那裏等候担架，我們彼此通了來歷，就同坐在一個轉輪的邊沿，我很客氣的遞給這位軍官一支香烟，我自己也拿一支吸着，彼此定一定神，就開始接談起來。我很希望在這邂逅相逢的談話中，得到一點比較確實的消息，而這位受傷的青年軍官，也很願意把他們在戰場的經過情形告訴我，他是山東人，對人謙恭有禮，我非常的敬重他，雖只略交數語，倒彼此都很傾心，我們便開始密談起來；

同志是那一師的？在什麼地方受傷下來的？貴部這幾天作戰的大概情形，可否見告？

我發了這個問題以後，他便現出勝利和慨歎交并的氣色，用很鎮定而悲壯的語氣告訴我，他們全師忠勇將士十八日夜血戰的經過，茲記述如下。

我們就是九月中旬參加劉行、永安橋、小朱宅，那次與敵人血戰七晝夜，有楊、陳、耿、楊四位營長忠烈殉了難，那一次我們一師與敵人整個一師團主力對戰，雖然敵人裝備較我們強，但是我們終以大無畏的精神把他打退，陣綫始終屹立不搖，詳細情形各大報均已刊載，提起來，先生一定會記得的。

因為上峯顧念士兵疲勞的關係，在九月二十日，把我們換下來休息補充，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補充完畢了，官兵們的精神也就恢復了，那時上海的很多愛國團體及各界聞人，贈給敵師很多關於作戰有益的物品，廖仲凱夫人等，給我們募了很多的藥品和面具，各團體各私人都捐募了許多什

物，這都是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的。上項的物品，我們都已收到應用了，我們全師官兵對於幫助我們的各團體及各先生，都是非常感謝的。

我們因為國家危急，和自己的責任，以及長官對於我們的鼓勵，各界同胞對於我們的熱烈愛助，我們全師官兵都願意早上前綫，替換友軍繼續作戰，使他們也得回來休息補充一下，因為這種激烈的大戰，第一個部隊長時間與敵抗戰是不可能的，必須大家輪流着去打。

我們的師長旅團營長，都是富有學識經驗而英勇無畏的青年將領，他們在後方是捨不住性的，師長常對我們講，「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抗戰，雖犧牲至一兵一佚，決不氣餒」，這話已成我們官兵堅確不移的信條，所以我們把個人的應用物品和彈藥補充齊全以後，我們師長又率領着我們這一萬多血性的健兒於國慶日的前夕，大踏步的開到蘆藻浜左翼陳家行頓悟寺方面，去替換友軍而加入作戰了。

我們二次加入作戰的那一天，正落着大雨，敵人的飛機不能光臨，所以給我們一個白天衝殺的好機會，十月九日這天下午，頓悟寺橋亭宅那方面吃緊了，敵人的大砲衝破了兩點，集中火力轟擊我們頓悟寺的一角，因友軍苦戰月餘，兵力傷亡較重，陣地稍現動搖，敵人乘機侵入了三千餘人，當時我們師長即令潘團長陶萬率領兩營人白晝冒雨反攻，因為這位潘團長和蕭光燦、趙鳳傳兩位營長，向來是最勇敢的，敵我兩軍經過半小時的肉搏戰以後，侵入我們陣地後邊的三百多敵人，三分之二是

被我們的刺刀和手榴彈殺死了，逃回去的不到百十人，敵人的死屍，躺在棉花地裏，橫三豎四地查不清楚，他們的膏藥旗和軍械都送給了我們，這一下子，給了敵人一個重大的膺懲，陣地是被我們這兩營完全恢復了。

那天晚上——國慶前夕——我們全師接替由陳家行至橋亭宅三四華里長的陣地守禦，我們整整作了一夜工，把我們的陣地強固起來，炸彈拿在手裏，槍膛裏裝滿子彈，在等候着倭奴的進攻，因為敵人吃了我們一個大虧，這一夜他未敢進犯，只看見他們用繩子向後面拉他們已死的小鬼。

國慶日那天的早晨，我們從收音機中聽見上海各界與日本經濟絕交的狂呼，同時敵人的大砲又向我們的陣地打過來了，可是我們也不客氣，他們的砲彈來，我們的砲彈去，來一還十的比例數，轟隆隆的互射起來，敵我的陣地前後成了一片黑烟，我們看見我軍的砲彈打過去時，戰士們都拍掌叫好，但是小鬼們可吃盡了苦頭，他們是蜷伏在棉花地裏擦眼淚，叫媽媽，唸阿彌陀佛，但是都不生效力。這一天，敵人知道了我們砲兵的威風，他們爲死裏求生計，在黃昏時候，又用五六百兵力，向我們頓悟寺陣地偷襲，我們×團長在後面指揮，遂將計就計，把陣地放開一個角，讓他們突進來，親眼看見他們似進而非的進來百多人時，×團長馬上用預備隊上的李營包圍上去了，敵人曉得我們是有計劃想殲滅他們的，但他們知道時，已被我們前後左右的槍火擊斃殆盡了，結果只有十幾個人逃回，膏藥旗和他殺人的兇器又丟下了一大堆，這一次最可惋惜的就是當敵人半數進入陣地之後，我們

忠勇善戰的蔡營長，他親自帶着一連人，去截斷敵人歸路的時候，與敵人的官長拚了短槍和大刀，不幸陣亡了，本師又少了一個能戰之將，師長、旅、團長都很悲惜，但是他爲全民族爭了光榮，我們又替他榮幸。

敵因攻頓悟寺，橋亭宅受了挫折，他就把攻擊的重點移到了陳家行，除十二日頓悟寺一度吃緊外，十三日至十六日敵人每天都有四五次以烟幕大砲作掩護，以大部兵力向陳家行進攻，因爲陳家行是我軍陣地之重點，我事先已有充分之兵力配備於此，固守陳家行的將領是×副旅長和××兩團長，這三位將領都是富有作戰經驗，於屢次大戰中迭著功勳的軍官，所以雖然敵人以強力來猛攻，但我們絕對有保守陣地的把握，敵人每次進攻緊急時，這三位將領都親自帶着機關槍，在緊要的地方去堵擊敵人，作戰之神勇，指揮之得宜，就是敵人見了也很欽佩，在十五日正午，敵人將陳家行的東北角的陣地突破了，我們當時沒有管他，等到夜半，敵人都放心睡眠的時候，我師長調集了十幾門迫擊砲，抽了最精銳一營人去反攻，這位營長姓張，他也是山東人，作戰頂奮勇，我們十幾門迫擊砲，一齊發射了二百多發砲彈之後，步兵由張營長身先士卒的衝鋒上去了，佔領這個小竹園的二百敵人，多數被砲彈打死，其餘都死在我們的刺刀和手榴彈之下了，當晚敵再行反攻，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十六日這一天，又是整日的血戰，在正午時，敵調集重砲十餘門，先用烟幕避我視線，然後砲兵齊發射擊，張營長所守之陣地被敵砲兵擊毀，繼以大部兵力向我猛攻，張營長率部拚命抵抗，斃敵百餘

名，敵因受我步砲兵之砲火壓迫，紛紛敗退，張營長見有機可乘，即出戰壕追擊，被敵槍擊中要害而受重傷，入晚抬至醫院，不幸因傷重逝世了。

敵因費七日之時間，耗去數萬之砲彈，死了五千多人，未能攻破我陣地，乃於十六日晚上對我軍施用毒瓦斯，當時守陳家行東北兩據點的士兵中毒者數十人，我發覺後，即用急救法行施救，死者僅數人，敵人如此慘無人道，全世界實應共棄之，這一天戰況最緊急時，我們師長曾親赴前綫指揮督戰，他已預備好了與陳家行陣地和忠勇的官兵們共存亡，當時傳遍了全戰綫，官兵聞訊無不勇氣百倍。

我們在十七日將防務交給了友軍守禦，接防時是那條陣地，交防時還仍是那條陣地，我們總共殺敵三千餘，得了很多槍支，最使人滿意的就是隨接防時有×團的弟兄，看清了有三個敵兵抱着一架輕機關槍向我陣地前來，這位弟兄倒從側面繞過去，待敵接近時，連擲了兩個手榴彈，三個敵兵都被炸死，他一個人把敵人這架機關槍托回來了，他已經升了中士，師長賞了他四十元錢，像這樣智謀兼全的戰士真是稀見。

還有在十二日早晨我兵士一小隊，冒險衝入敵軍陣地，那裏有敵軍高射機關砲兩尊，正在瞄射我們的飛機，我們兵士就奮勇上前，把手榴彈拋去，火花起處，敵人屍骸縱橫，兩高射機關砲亦到了我們手中，可惜那兩尊砲太重了，我們擺不動，後來緊集了手榴彈，把兩尊砲炸毀了。

我們談話至此，適有好幾個兵抬着担架來接他，於是我催他上担架回後方醫治，並祝他早日全癒，他告訴我，他很願意馬上恢復健康，再回到前綫殺敵，我們分別之後，我就順便搭了某軍的卡車轉回上海，我在屬此稿時，這位受傷的青年官的印象，尚縈繞在我的腦際。

92

254

7

45.

\$ 0.12